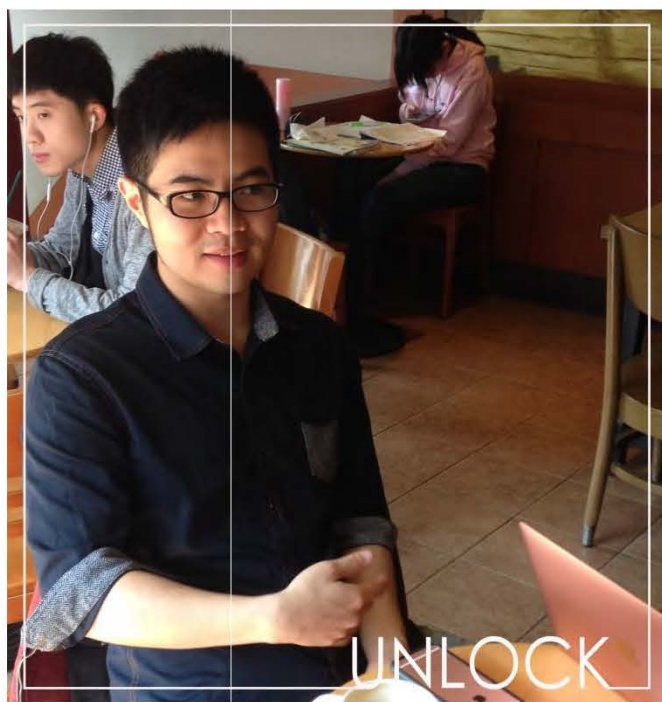


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 就是創造它——  
張毓中專訪

採訪 | 陳宇葳、陳羿誼    撰文 | 陳羿誼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  
就是創造它！

張維  
2017.3.24

將藝術之氣從中文系攜入外交系，  
渴望實戰而休學至中國大陸工作，  
回校後創辦「品牌設計研習社」，  
為自創品牌——「初日設計」創辦人。

陽光灑在半邊的肩上，近黃昏時刻，  
我獨自坐在圖書館角落敲打著鍵盤。  
猶記受訪者映著自信的臉龐，銳利透徹的  
目光、上揚的嘴角，俐落地比畫著理想的  
藍圖。這是不懼於任何挑戰、挺拔堅毅的  
影子吧，我想。從很多轉述中聽聞過他，  
卻素昧平生。中文系轉入外交系、甚至一  
度赴中國大陸工作，回臺後在學校創立  
「品牌設計研習社」，對自己喜愛的東西  
不遺餘力地探索，求新求變、大膽嘗試。  
訪後此刻撰稿的我，決定以尼采的佳言勾  
勒出一點點，我所認識的他——張毓中。

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劇本——不是  
你父母的續集，不是你子女的前傳，  
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對待生命你不  
妨大膽冒險一點，因為好歹你要失去  
它。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奇蹟，那只是  
努力的另一個名字。生命中最難的階  
段不是沒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

才第一個問題，學長的目光彷彿便回到了  
很久以前、遙不可及的歲月裡。當初進入  
中文系的他是帶著些許迷惘的，喜歡文字  
精確的美感和溝通的用途，但血液中偏向  
經驗主義、實務操作、渴望向外開拓、穩  
健積累經驗的特質始終不安地竄動著。淡  
淡的「轉系」二字，不得已在其中激盪，  
選擇，從來都是自己絕對負責的事。來  
到外交系轉系面試的場地，「放手一搏吧，  
已是破釜沈舟，不想留後路了。」外交系  
向來以國際移動力、競爭力、適應力等著

稱，就這樣，初生之犢如他，來到了一個  
全然陌生的新地方。

人生所有抉擇的過程中，都不乏社會價值  
的外在壓力，未來和成就好似是依靠職業  
分門別類的，一個人的眼光也許輕如鴻毛，  
群體的眼光卻有著千斤頂也撐不起的重量。  
外交系的學生仿若注定就得縱橫捭闔、  
經世濟民，為國家棟樑之材、考取外交特  
考，或是成為國際關係頂尖的專家學者，  
深入鑽研學術、躋身智庫的一員，抑或以  
優秀的英語能力和國際思維，進入外商公  
司謀求一席之地。然而，在他有稜有角的  
臉龐上，我看不到這樣的「從善如流」。既  
非所望，則不甘委身相隨。誠如謝哲青的  
父親所言：「你可能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  
什麼，但你先要知道自己不要什麼。」

「生命是獲取知識的工具」，只要秉  
持這個原則，我們不僅會勇氣百倍，  
同時還能盡情生活和開懷大笑！

問起外交系課程對他的啟發，對桌陷入一  
陣長思。隨後他說，對於「權力」與「利  
益」，以及「權利」和「義務」兩者的了  
解是很重要的，還有談判協商技巧的活用  
亦使他受用無窮。首先，國際關係中我們  
都知道權力和利益是難以切割而論的，現  
實主義強調國家（state）這個單一行為  
體（unitary actor）以權力（power）為  
手段，追求最大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為目標，使國際政治場域在此  
機制下運作。在國際現勢中，互動主體乃  
是國家、國際組織、非官方機構等，而一  
般社會上的行為者可能是企業、公司、家  
戶，或是勞資僱傭關係等等，權力在其中  
扮演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並影響、平衡  
著每一個行為者的決策和應對進退的態  
度，以達到所謂「自利」追求自身最大幸

福的狀態。而二十世紀開始湧現許多對權利 (rights) 的訴求，國際中即有環保、水資源、人權、媒體自由等議題發酵著，而擁有權利即代表負有義務 (obligation)。縮小範圍至社會或商業領域，一份契約裡，雙方各自所需負擔的權利、義務在簽約前之交涉過程中，談判的技巧和對全盤情勢掌握之重要性即浮現，這些技能在磋商中往往能發揮偌大的效用。

談及系上活動的參與時，參加模聯是學長一大難忘的經歷。除了加入模聯社團和系上的模聯外，他甚至當過領頭羊，帶團到美國芝加哥出席 AMUN。學長認為模擬聯合國是個很不錯的經驗，出發前密集地訓練先備知識、溝通能力和表達技巧，培養對議題與立場的敏感度和思考觀點，以求建構嚴密的邏輯推理，並產出一套堅不可摧但彈性、實務上可行的解決方案。雖活動過程中曾遭遇功勞被抹殺，或親眼目睹爭奪主席 (Chair)、最佳代表 (Best Delegate)，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角力廝殺等等不舒服的小插曲，但將來入社會後，諸如此類的事亦時有耳聞，故心態的調整及自我權利的底限捍衛，也是學長在一次一次的模擬聯合國中，深感值得學習之處。

**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製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

在外交系闖蕩了一陣子後，渴望實務經驗的呼喊又在心底躁動著。「所以我毅然決然地休了學，然後找到機會便飛往大陸工作去了。」

在學長眼裡，中國大陸的市場變化相當快速，但在不同的地緣區域，各有不同的商場文化。舉例而言，北京地區相當重視人際關係、故舊交情的牽連，因此出席各式各樣的交際場合不僅僅是必要，更是拓展人脈、成就未來合作的一大機會；反觀上海便屬於較注重現實條件的商業生態，少了見面三分情的熱絡，生意往來著重客觀利益，於學長而言可以說是個「較冷酷的世界」。而臺灣的商場環境偏向歐美外商概念，多強調資訊公開透明、公平競爭等等，如此觀念在中國大陸是較為少見的，除了和政治環境有關外，長期的商場慣習也是一大原因。問起兩岸工作環境和氣氛的差異，學長倒認為各有利弊，實是頗難分出孰優孰劣。適應方面，從談話中亦能感覺到，學長是個入境隨俗、能快速融入當下氛圍的人，不會將主觀、既有的觀念帶進新的地方，而是充滿可塑性地隨時調整自己，這也和系上培養的彈性人格相當有關吧，我想。

一年後回到政大的他，決定創立「品牌設計研習社」。一部分為了回饋所學，校方本身也常有設計相關需求，而身為學生，相較於一般業主，對學校的期望較為了解，多能達到符合校方及學生兩方有口皆碑的成果。另外，成立實務性社團更是為了讓在學的學弟妹們能接觸到一點點業界的殘酷及生態。學理和實務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的，學長由衷希望學弟妹們能看見象牙塔般學術殿堂以外的花花世界。總有那麼一日，我們都將離開校園的保護與學生名義的庇蔭，爾後許多事情往往是變化快速而不留餘地的，「我希望學弟妹們有更堅實的競爭力。」然而創社的艱辛是不為人知的，何況學長的初衷是想扮演一個學術與實務媒合、接軌的角色。但他深信

這是值得努力並付出的方向，萬事總要有人開出起跑的第一槍。學長更是在社員招募方面下足了功夫，歡迎所有對品牌設計有興趣的學弟妹們，雖無法苛求後輩們向業界水準看齊，但透過安排實務工作者演講及社課討論，便希望能彌補學用落差的地溝，哪怕只是一點點也好。因為學用落差無可避免的會存在，但只要不畫地自限、閉門造車，便不至於落入不食人間煙火的學理陷阱中。

**沒有哪個勝利者信仰機遇。**

**許多人浪費了整整一生去等待符合他們心願的機會。**

剛開始接觸設計時，設計學院的老師曾說：「你不需要很厲害才開始，你需要開始才很厲害。」正因這一席話，學長和夥伴們才決定著手進行工作室的創立。他笑著說，凡事其實等不到萬事俱備，也沒有所謂「萬全」的準備，多數時候直接走進去、勇敢地開始，正面迎對一道道看似高聳入雲的考驗，按部就班積極地克服，並從中學習、汲取操作經驗，比駐足原地、單只是描繪遠大理想來得有意義許多。正所謂關關難過關關過，只要懷抱熱忱、不恥下問，踏出並打破舒適圈，再辛苦疲憊的過程，在一點一滴的小小步伐中，都能成為讓自己向前邁進源源不絕的動力。「很多事情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了不起，去做就對了。」年輕如我們，可能仰望李奧貝納（Leo Burnett）、智威湯遜（J. Walter Thompson）等廣告集團，製作出行銷手段超凡、畫面高質感的廣告，但卻從未親身動手實作，又怎知自己精進不到那樣的境界呢？在此，學長又提出了另一個外交系所教授的知識，而自身實際應用的例子——「外交決策分析」課程中學習到的決策「漸進修正」，被納入了其工作室的計

畫檢討中，經過不斷的方針修正，目前學長的團隊一致認為最有效率、高品質的專案方式即是由一位專案經理人，搭配一位設計師。

**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於適當的路、正確的路和唯一的路，這樣的路並不存在。**

學長回想剛進入大學時印象頗為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的家聚。那時懵懂的他曾詢問學長姐們：「大學有什麼事是一定要做的？」但卻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如今回首過往，他建議學弟妹們一定要經歷兩件事——談戀愛，以及嘗試一些體制、習慣外的事情。切莫因為害怕選擇太多、無法選擇，而拒絕接觸千變萬化的多種可能。愛情的高潮迭起能讓一個人快速成長，待人處事較從前細心敏銳，更懂得將心比心而不濫用同理心。最重要的是，學會無畏地做自己、珍視自己。

至於嘗試體制、習慣外的事情，學長並非鼓勵大家激烈地衝撞制度或社會價值。當大家都一股腦兒地尋找實習、海外志工、營隊、模聯等機會時，有沒有一些事情是我們本身一直很想做，但從不敢去試的？

「因為別人都有一定的經歷，如若我沒有，是不是未來就業時履歷會不夠亮眼？」他認為諸如此類的擔心實是多餘。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大家擁有成千上萬不止的選擇，但同質性卻愈來愈高，然而一個人若沒有自身特色、原則，豈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所以學長非常鼓勵大家，認真、勇敢地看待自己想做的事，不要輕易地隨他人起舞，闖出屬於自己的路。

**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提出「精**

神三變」的概念。人類的精神變化會由駱駝變成獅子，再由獅子變為嬰孩。駱駝代表背負傳統道德的束縛，獅子象徵勇於破壞傳統規範的精神，最後嬰孩則是代表破壞後創新價值的力量。

闔上筆電、閉上眼，我不禁想：學長、我、和此刻閱讀的你，各自處於哪一個生命的狀態呢？